



專輯 【訪道虛雲】

只緣身在此山中

重讀虛雲老和尚
編輯祖

細讀老和尚的一生，多少次過戶人家，受盡屈辱；多少次幾近死亡，無人聞問。
不再是鐵樹開花、猛虎皈依；古德再來、活佛再世。
只有一心為修復祖庭而遠道南洋講經募化，
為中國佛教盡一分力而奔走世事的現實。
仰止高山，請和我們一起重讀虛雲老和尚。



雲深不知處

一談起近代佛教高僧虛雲老和尚，許多人總以仰望著一不可及的高度的心，帶著崇敬的語氣，傳述著一個個發生在老和尚身上的故事。自老和尚示寂（西元1959年），已又悄悄過了四十九個寒暑，在誠敬展讀老和尚年譜及法彙的當下，總在語默文歇處問自己：「遭遇這樣的情況，我還會繼續前行嗎？」「如

果是我，我怎麼做？」「為什麼虛雲老和尚這樣選擇呢？」

抬頭望去，雲總在天邊。於是，在煮芋入定、黃牛求戒等不可思議的事蹟之外，請和我們再次翻開虛雲老和尚生命的第一頁，重新體會一位修行者的用心，然後再一步一步朝山腳下前行。

堅毅的內在

杯子撲落地 響聲明瀝瀝
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息

德清法師（在61歲改號虛雲前，老和尚出家受具足戒時，法名古巖，又名演徹，字德清。）在高旻寺禪期的那晚，留下了這首偈子。那年，法師56歲，回首19歲初出家時的日子，卻也彷彿眼前般清晰。

堅心頭陀行

自決意放下這身臭皮囊以來，沒有比了知生死的真相更重要的事。謹記玄奘法師等古大德們為了求法而再再磨練自己的身心，使得初出家的德清不敢稍有放逸。三年禮拜萬佛懺、四年在寺院

中請領擔水、典座等苦力事、又三年在巖洞中餓食青草渴飲山泉水的修行，一心想藉由苦行來超越身心的侷限。雖然苦行並不必然朝向解脫，但德清念茲在茲、只管追求生命真相的堅心，卻也在點滴的銷融自我中奠基了修行的厚度。

隱山獨修

28歲至30歲這三年，德清住在巖穴，以天為帳幕，以地為草蓆，每日吃些松果及青草，渴了飲山潤清泉，狼虎不侵，蛇蟲不傷，衣褲破到只剩下一塊布包著身體。頭髮鬍鬚也不修剃，束個金剛圈，簡直是山地野人。加上雙目炯然，也不講話，人見皆以為鬼，一見就



跑，德清也懶得解釋。

隱山期間的第一、二年，打坐雖有些境界，但德清並不在意，持續觀照心念及念佛。一日忽得萬物皆備於心，胸中一片灑然無礙，自以為是四禪天人境界。之後體力日強，耳目聰明，步履如飛，就這麼又過了一年。

「久聞高行 特求開示」

一日，在溫州某個山洞裡打坐。一位禪人特別來拜訪，見面便頂禮說：「久聞高行，特求開示。」這一問，德清卻被問得無言以對，頓時覺得非常慚愧，才感到自己根本一無所知。經由禪人引薦，德清便前往參訪融鏡老法師。而這段因緣，對德清是個相當重要的轉折關鍵。

是僧是道是俗？

那天，德清來到融鏡老法師跟前，撲通一個磕頭便跪下：「後學特別來親近老法師，請老法師開示。」老法師正補衣，聽到德清說話，抬起頭來看了好久，才問：「你是僧？是道？是俗？」

「我是出家人。」

「你這樣子多久了？」德清略述這段時間的經過。

「是誰叫你這樣做？」

「我看古人都是這樣苦行成道，所以便跟著這樣做。」

「你知道古人修身，但知道古人也修心嗎？你這樣的行為近於外道，只是徒然浪費光陰，最多修成為《楞嚴經》中十種仙人之一，壽命萬年，離道還遠著呢！就是再進一步，證得了初果，也不過是個自了漢。當如菩薩發心，上求下化，自度度人。唉！出世間不離世間法，您不食五穀，連褲子都不穿，特異獨行，難怪工夫不能成片。」

老法師一錐直透痛處到底，德清頂禮求法，老法師問：「我教你，聽就留下；不聽，就隨你去。」

「焉敢不聽！」一句，德清結束了隱山苦修的生活。而新的修學階段就從剃髮沐浴，穿衣著褲，吃粥吃飯，學天台教觀，勤勞作務，並教看一句「拖死屍是誰」開始。

隨融鏡老法師修學期間，德清多有啟發。此後多年行腳參方、聽經學教、為報親恩而朝禮五臺山等，雖然還沒有解開生命的大哉問，路程中也常常為生重病或突來的大風雪而暫停腳步，但德清從沒有放棄。

朝山禮拜報親恩

自為了報答親恩，而發願從普陀山三步一拜朝禮至五臺山以來，已經過了二年。那一日，因為痢疾已日夜瀉數十

次。德清癱軟在山頂的小廟，沒人可以求救，便閉著眼睛等死，但內心無絲毫的後悔之意。

再遇文吉

深夜，突然見到西牆有燃火，以為是盜匪，仔細一看原來是之前曾經救過自己一命的文吉，欣喜呼喊：「文先生！」文吉舉火過來，說：「大師父，你怎麼還在這兒？」德清略說經過，文吉趕忙趨前遞水。隔日又幫他換洗了乾淨的衣服，並熬煮湯藥。德清在喝了兩碗粥，流了滿身大汗後，身心輕快許多。病也很快就痊癒了。

德清甚是歡喜，向文吉道謝。文吉看德清病成這樣，便勸他說：「你從去年到現在、拜路不多、哪年才能到呢？更何況你身體又不好，要到達五臺山太困難了。你不必一定非拜行不可，朝禮也是一樣的。」

不至目的地 決不退願

德清回答：「您的美意我了解。只是我的母親為了生我而死，父親只有我這個孩子，我卻背著他離家，後來大概也因為生氣我而辭官短命。這些恩德我何能報答？這件事掛在我心頭已經數十年了。今日發願朝山，求菩薩加被我父母能夠早日脫離苦海，早生淨土。現在，縱使百難當前，不到目的地，就是

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福建鼓山湧泉寺

福建鼓山湧泉寺為「閩剎之冠」，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鼓山。相傳所在地原是一個深水龍潭，有毒龍出來危害百姓。唐朝時靈嶠禪師降龍，因而在潭邊興建一個小寺。五代時，神晏法師住持取名國師館，宋正式賜匾「白雲峰湧泉禪院」，明永樂賜名「湧泉寺」。而沿稱至今。

清末民初，許多台灣僧人遊學鼓山，赴湧泉寺受戒。而台灣佛教的源流，亦主要傳承自福建鼓山湧泉寺，其中又以臨濟宗最多。

湧泉寺曾為中國寺院的一所重要經書出版機構，寺以藏經、藏版著稱。目前仍保留了明末清初及近代的各種雕板，及國內少見的佛學孤本、手抄本。弘一大師曾讚之為「度藏佛典古板之寶窟」。

雲南雞足山護國祝聖禪寺

祝聖禪寺，位於雲南省大理市雞足山東側的鉢盂山，原名「鉢盂庵」，明嘉靖年改建「迎祥寺」。清光緒年間虛雲老和尚重建「迎祥寺」，竣工後，慈禧太后乃賜名「護國祝聖禪寺」，簡稱「祝聖寺」。

雞足山已形成以祝聖寺為中心的36寺72庵的名山大剎。相傳，雞足山為佛陀大弟子迦葉抱著金縷袈裟及舍利佛牙的講經道場，後來他於華首門內守衣入定，等待彌勒佛的降生，因而成了著名的佛教聖地。而目前雞足山修復規模最大的寺就是「迦葉殿」，內有供奉迦葉坐像。



死也不退。」

文吉感佩德清的孝心堅固，便答應協助背負德清的行李，使德清能夠更專心地朝山禮拜，圓滿他的願心。

歷盡艱難，心生歡喜，每每借境驗心，愈辛苦處愈覺心安。因此纔悟古人所謂：消得一分習氣，便得一分光明；忍得十分煩惱，便證少分菩提。

就這樣，德清在一次次困頓的環境中砥礪自己的心志，藉由所遭遇的人、事、物磨練自己的習氣，堅定對法的正念，於心安與法喜中再度啟程。

如從夢醒

56歲那年，聽說高旻寺將連續舉行十二期禪七。德清在前往途中，一失足從船上跌落水中，載浮載沉一晝夜，才被救起。雖然抱著病，但生死未明的疑問驅策著自己趕路。

趕到高旻寺時，德清面容憔悴，負責的法師懷疑他患病，但德清並沒有提及自己落水的事。住持月朗和尚看到德清來，非常高興，知道德清禪功精進，請他領禪堂職事。德清因為墮水後身體甚是虛弱，於是回拒了請職，只求能在禪堂用功。

然而，高旻寺家風甚嚴，如果請職無故不領，按照規矩是要打香板的。德清沒有多做解釋，只是順受不語。一陣責打之後，病況愈重，德清留在禪堂繼續精進用功，經過二十日後，之前的病痛竟不藥而癒。

自此，德清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，工夫落堂。終於，在那夜的第六支香開靜，護七的人沖開水不小心濺到德清手上時，茶杯墜地，頓時一聲破碎，如從夢醒。

柔軟的心意

總是三衣一鉢，踽踽獨行於天地間的德清，心性歡喜清靜潛修。61歲那年，德清入終南山結篷而居，日夜研教習禪，並從此改號「虛雲」，以杜絕外界的干擾。然而自從入定半月的事從山

中傳開來後，前來參訪的人絡繹不絕。生性厭於酬答的虛雲，只好趁著夜晚再次拾起行囊離開終南山。

此時的中國，面對中日甲午戰爭的潰敗，泱泱大國的民族自信，在一個個



接踵而來的事件裡鬆動而崩毀。

自上次行腳雞足山，面對寺院僧規的衰敗而默默對迦葉尊者許下心願，這次再回到雲南雞足，一切無非因緣。「挑雪填井無休歇，龜毛作柱興叢林」，習靜的虛雲，面對一座座如廢墟般的佛祖道場，一個個飲酒食肉、行為與俗人無異的僧人，在願心的推動下，轉身從茅蓬走向人群。

與祖師的約定

自65歲發願重建雞足山迦葉道場至120歲在雲居山安祥示寂，在半個多世紀裡，虛雲老和尚重修了雞足山祝聖禪寺（雲南）、西山雲棲禪寺（雲南）、鼓山湧泉寺（福建）、曹溪南華寺（廣東）、雲門山大覺禪寺（廣東）、雲居山真如寺（江西）等名山古剎。每一到這佛像傾倒於荒煙蔓草，到處是斷垣殘壁的古寺，虛雲老和尚總是親自搬磚墾地，帶領住眾修復寺院建築，並且依法傳戒，訂定清規、領眾修行以革除陋習。然後，在修建整規告一段落後，再次一笠、一拂、一鐮、一背架、一衲隨身，輕裝簡行的前往下一個待修建的地方。

靈通侍者戒酒記

這是發生在虛雲老和尚重興南華寺

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廣東韶關南華禪寺

南華禪寺，位於廣東省韶關市曲江縣的曹溪北岸，是禪宗主要的道場，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，人稱「東粵第一寶剎」。

南華寺於南北朝，由印度僧人智藥三藏創建，時名「寶林寺」。唐朝禪宗六祖慧能主持曹溪，在此創立了禪宗，所以此寺也被視為禪宗祖庭。後唐中宗曾改名為「中興寺」，又改為「法泉寺」，至宋太祖賜名「南華禪寺」，沿稱至今。元末，南華寺三遭兵火，頹敗不堪，至明朝憨山大師大力中興，僧風日盛。然至明末，又復荒廢。

南華寺目前所見格局，是重修於民國23年李漢魂的資助，虛雲老和尚主持，歷時十年。寺裡現存六祖慧能大師、憨山大師，及丹田祖師的真身，還有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三百多件。

雲南西山靖國雲棲禪寺

靖國雲棲禪寺，位於雲南省昆明市西山。原名「華亭禪寺」，元朝時曾稱為「圓覺寺」，明英宗賜名「華亭寺」。華亭寺部分建築毀於兵燹，民國9年，時雲南省省長唐繼堯請虛雲老和尚主持超度法會，並重興此寺，故改稱「靖國雲棲禪寺」。但仍慣稱「華亭寺」。

華亭寺傳承法系為滄仰宗。寺內有僧舍利塔十三座，最著名者為「虛雲舍利塔」。並珍藏有乾隆皇帝御賜《龍藏》一套。



時的一個故事。

95歲那年，因三次夢見六祖慧能大師，而開啟了虛雲重興曹溪南華寺的因緣。

自民國23年至32年，南華寺整修長達十年的時間才竣工，其辛苦非是三言二語可以道盡。重興道場，除了金錢化緣、精神體力的付出，還有一點也是很費心力的，那就是溝通。虛雲老和尚剛至南華寺時，佛教聖地早已淪為市場修羅境地。有兵營駐紮、有販賣酒肉、有殺豬宰羊，哪裡像個佛寺。虛雲老和尚力排眾議，不畏威脅，硬是將這些不屬於佛寺的一切趕出山門，竟還有人慫恿瘋僧砍殺老和尚。唉！說起來興道場還真是辛酸一籬筐。

說到虛雲老和尚力排眾議，勇於溝通，除了人的問題之外，還得跟其他眾生溝通。

提酒壺的靈通

民國23年，虛雲老和尚初到南華寺，至祖殿禮六祖。見到旁邊有一尊金色鬚髮，面孔似西方人的雕像，名約「靈通」。聽說是當年波斯太子，因仰慕六祖而來，但性嗜酒，所以六祖准許他偷偷喝上一口。現在，在六祖旁設一靈通像，還附設一個酒亭，每天上供酒。戒律豈能答應？主張要廢掉，寺裡眾僧

不敢，說靈通侍者每天真的會來喝酒。哪裡有這回事！但是三杯酒一上，沒幾個時辰，酒就化成水了。

虛雲老和尚想：靈通跟在六祖身旁，應該早有修行，哪裡還耽溺酒味，必定是野狐精怪或是閒神野鬼，憑藉侍者而來。便不管大家的擔憂，執意撤掉酒亭，毀掉供酒杯，並重塑靈通侍者像於伽藍殿，而且這回兩手空空，不給提酒壺了。

不妥協的虛雲

虛雲老和尚大魄力，但過沒多久，寺裡僧俗多人開始生病。大家內心不安，議論紛紛，說是因為不給侍者喝酒的關係。面對不安的住眾，虛雲老和尚於是率領大眾，焚香上稟六祖，並奉告靈通侍者，說：自己整修祖庭，朝夕惕厲，鞠躬盡瘁，沒半分是為了自己。只是佛制戒律甚嚴，說拿酒器給人的，五百世會得無手的果報，哪裡敢害侍者及僧眾呢？

而且飲酒害處很多，這些侍者應該也是明白的。況且侍者跟在祖師旁邊，早就深享禪悅滋味，哪裡會要這粗糙的飲酒樂趣呢？為了佛門清淨，自今以後，不許滴酒入寺，希望侍者護念大眾，功德無量。

祭告後，大眾少病少惱，大概是靈



通侍者或是閒神野鬼為虛雲老和尚真心所感動，於是解除了這場酒的禍患。不過，虛雲老和尚還真的是會說話。

學密法的禪寺住持

當時南華重建工程告一段落，求一繼任住持而久久尋覓不得。虛雲老和尚慨嘆佛教人才難覓之餘，得知弘法上海的清定法師，戒行皆好，只是薦舉者認為清定法師學習密宗而非禪法，繼任禪宗寺院恐不恰當。沒想到老和尚卻說：「趕緊請清定師來吧！這沒有什麼關係。南華寺有許多殿堂，只要不在主殿作密法就可以。」雖然最後這件事並沒有結果，但虛雲老和尚虛懷若谷、但為佛教而涵容一切的心，卻也從這鮮少為人提及的小事中表露無遺。

心繫中國佛教

動盪的中國，對於宗教的政策亦是擺擺盪盪。當時已是眾人心目中的精神導師的虛雲，更無法將中國佛教的命運置身事外。當年，雲遊西藏、印度、緬甸等國時，虛雲打開了不同文化間對佛教傳承與融合的視野。對於中國佛教的復興，也有著一分的使命與期許。

年譜中，有一個老和尚以智制暴的有趣故事，讓我們看到印象中虛雲習禪

說法外的另一面。

老和尚的主意

有一回，唐繼堯任總統時期，省教育廳的職員強橫佔據昆明某個尼庵，並將住持的尼僧趕了出來。這位比丘尼四處求援，最後到了虛雲老和尚那兒。老和尚見多識廣，也有些法子。

他先是召集昆明所有尼寺的尼僧，對他們曉以大義，表示今天教育廳強佔這個尼庵，若不反抗，日後政府又會強佔另一個尼庵，漸漸大家都會受到壓迫，應該團結自救。怎麼樣抗議呢？老和尚教大家每天上教育廳大門抗議，丟擲糞罐，臭氣薰人，但是不要打人。還說：「如果政府抓妳們去關，妳們就跟著去坐監。沒被抓去的，隔天繼續丟糞罐。往後的事，我自會處理。」

官廳的人見是一群尼師來鬧，也無可奈何。最後，只好請虛雲老和尚出來調解，發還了尼庵，賠償了事。

弘法衛教須要各種方便，而當時的虛雲老和尚透過社會運動，來和政府抗衡、談判，似乎對此道已有相當的概念與膽量。

「我心有不安，必須回去」

民國38年（1949年），中國山河變色。在此之前，虛雲即多次建議弟子們早些離開這多事之地。那時虛雲人在香



港，所有弟子們極力勸阻他不要再回中國了。但虛雲只是說：「……至於我本人，好似另有一種責任。以我個人言，去住本無所容心。惟內地寺院庵堂現在正惶惶不安，我如果留在香港，則內地的數萬僧尼少一人為之聯繫護持，恐怕局勢更為艱苦，於此我心有不安，我必

須回去。」

有感於時局多舛，全國僧伽各自兢兢自守，如一盤散沙，實有必要成立一個團結而有力的護法衛教機構。1952年，113歲的虛雲，仍為著籌設中的中國佛教協會奔走盡力。「我為佛法故，義當北行。」老和尚只有這樣的一念。

剛柔並濟的教導

在修興寺院，護法衛教之外，有緣親澤虛雲老和尚教導的弟子，娓娓說出了自己與虛雲老和尚生命的交會。或是一言語的提攜，或是一身教的帶領，這些生命的片刻光影，輾轉輾轉，映落在一代代行者的心中，默默照著他們修行的前路。

教育青年僧才

民國21年虛雲老和尚住持鼓山，18歲的龍輝法師是當時的侍者。

「或許有人認為做方丈是很清閒的，其實不然。他老人家除了殿堂寺務，還要接見各方慕名而來的縑素。只是這樣的跟著班，就夠我們當侍者的一天忙到晚了。」

「無論怎麼忙，他老人家每天總要

抽出一個時間來閱《續藏》。等他閱完一段後，將其中一段指出教我們看，同時要我們好好地用楷書寫出。這樣一來，使我們識字、解義、習經三管齊下，無形中天天都在上著國文、習字、學經的課。到了天黑，又帶我們進禪堂坐香聽開示。

坐香回來，我們翻身就睡。可是他老人家還是跏趺在坐，因為他老人家從來沒有倒單睡覺的，就這樣坐到第二天四時起板，又開始一天的工作。別人每天工作8小時或12小時，他卻晝夜24小時不是工作便是用功，沒有一天不如是的。」

「他對於我們這般年輕的人，一方面怕我們辛苦，一方面又怕我們虛度時光，悲心似海的慈愛，真是使人說不出



的溫暖。」

彼此毫不相干

儘管立清規、傳法教，對於師徒之間，虛雲老和尚自有其對應。

有位居士寄來一封信，信裡提到老和尚的一位徒弟在某個地方醜名四溢，指責老和尚也不管教弟子，就像丈二蠟燭只能照人，不能照自己。老和尚只是笑笑，說這樣的信自己收到好幾回，哪有功夫問這些事。

「……我修建道場，是我求福；他敗壞道場，是他造孽。我種我的因，得我的果；他造他的因，得他的果。我得的福報，他分不去絲毫；他感的罪報，我也一點不能分擔，彼此毫不相干。在家人當父母的，尚且難保兒孫賢，何況出家徒弟。我要認真這些事，又何必出家呢？」由此可見虛雲老和尚的解脫。

不問收穫但問耕耘

老和尚做起事情自有他的堅持。

當年，老和尚以91歲的高齡應廣東主席李漢魂之請，回去重興曹溪南華寺。事實上，在老和尚回去之前，李漢魂已重修了南華寺大殿。

只是，老和尚一來，左右一看，便主張將原位在在大殿左邊的禪堂，移到大

【佛法補充站】 編輯組

廣東雲門山大覺禪寺

大覺禪寺，俗稱「雲門寺」，位於廣東省乳源縣雲門山下。五代時，由雲門宗開山祖師文偃禪師所建，距今已有千年的歷史。

大覺禪寺曾鼎盛於北宋，南宋後逐漸衰微，內有文偃禪師真身。至民國29年，虛雲老和尚來此時，千年道場僅一僧看守，斷垣殘壁，感到非常難過。民國32年，在李漢魂等大居士護持下，重建雲門。文革期間，雲門寺遭空前浩劫，又荒廢不堪。文革後，雲門寺才大規模修復擴建，並蓋有教學大樓，創辦雲門佛學院。

江西雲居山真如禪寺

真如禪寺，位於江西省永修縣境內雲居山。唐憲宗時，道容法師在雲居山創建「雲居禪院」，即今真如寺前身。宋真宗時，賜匾「真如禪寺」，便沿用至今。

真如寺迭興迭廢，至對日抗戰時，已片瓦不存。民國42年，虛雲老和尚駐錫雲居山，重建真如寺。文革時期，真如寺又遭嚴重破壞，自1982年起，才又逐漸修復。

真如禪寺是曹洞宗的發祥地。近年弘揚「農禪並重」，致使該寺禪風鼎盛，吸引全世界各國的行者前來參加禪七，體驗古色古香的農禪道風。

殿右邊。李頗不以為然。老和尚問李是否同意將其所修完全拆除改建。李問是否有把握重建之後更佳。

老和尚回說：「我只問你許不許，不必問我有無把握。我活到這把年紀了，哪裡還問事情有沒有把握才做！事情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，做得多少算多少。如果這件事確實應該這麼做，就算我不能完成，之後也會有人繼續，不必多慮。」

李為此事跟老和尚大鬧。但老和尚抱定主意，沒幾年，果真將南華寺各殿堂修建完成。後來，李回來南華看後，感到非常慚愧，從此衷心做佛教外護。

一心繫念眾生

虛雲老和尚對弟子的教導慈悲，不以一己為念，心事全都放在佛教及眾生身上。

在知定法師〈悼雲公老人〉一文中提到，有一次知定法師在南華寺做水陸法事，法事進行到一半，聽到虛雲老和尚在雲門山搬東西時，從樓上跌下來，傷勢情況不知如何。

知定法師心裡著急，顧不得法會還在進行，借車並帶著跌打醫生漏夜趕往雲門。一到雲門，但見老和尚督促工人，哪裡跌傷？老和尚見到知定法師，

便問水陸法會圓滿了嗎？知定法師不敢隱瞞，便直陳來意。

老和尚聽了，一臉嚴肅，說：「您不管無數餓鬼等著您的法食，卻跑來看我，是為了什麼？快點回去做佛事，我沒事的，不用掛慮。」

培福莫若惜福

虛雲老和尚重興道場好幾處，眾人皆說老和尚福報大。但是老和尚簡樸近乎艱苦的生活，皆是來自於他那「修慧必須明理，培福莫若惜福」的觀念。

民國45年，中國大陸鬧大饑荒。但是老和尚所在的雲居山，共住約有120多人，開墾荒地二百多畝，旱地一



◎虛雲老和尚興修道場圖示。



百多畝，每年還可收水稻近十萬斤，雜糧十萬斤，生活都可以自給自足了。

那時生活艱苦，收成的穀子很少，紅薯粗生，所以從每年7月到隔年3月，都是吃紅薯的季節。偏偏冬天氣溫低，收藏的紅薯經不起寒冷的空氣，皮都發黑了，煮熟後吃起來味道很苦。

有一次，徒弟兩人和老和尚一起吃

稀飯，吃到那又苦又澀的紅薯皮，便揀出來放在桌邊。老和尚看到了默不作聲，待吃過稀飯後，他老人家卻一聲不響地將那些紅薯皮撿起來吃掉。

兩位徒弟目睹這情景，心裡感到很慚愧。從此之後，再也不敢不吃紅薯皮，或者應該說，再也不敢浪費任何的食物。

只在此山中

學道猶如守禁城，緊把城頭守一場。
不受一翻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這幾句話，是虛雲老和尚每次主持禪七，在開示時都要說的。是的，虛雲老和尚是位得道高僧，受到上至皇親高官，下至平民百姓的景仰。所到之處，亦無不流傳著一個個不可思議的故事。

然而，細讀老和尚的一生，多少次過戶人家，受盡屈辱；多少次幾近死亡，無人聞問。餐風露宿、孤身萬里，即便是參透生死，也難逃「雲門事件」被列為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磨難。不再是鐵樹開花、猛虎皈依；古德再來、活佛再世。只有一心為修復祖庭而遠道南洋講經募化，為中國佛教盡一分力而奔走世事的現實。

恭敬闔上年譜之際，老和尚所走過的一生仍不斷地浮現於心。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」深信因果而堅心面對障難不要逃避，或許就是那往山頂行去的一塊塊基石。

【參考資料】

1. 《虛雲老和尚年譜法彙增訂本》，台北市：大乘精舍印經會，1986。
2. 《虛雲和尚傳》，張家成著，台北縣：圓明，1996。
3. 〈虛雲老和尚在雲居山的事蹟點滴〉，紹雲法師，香港，1999。